

人民日报

近代中国人物自述

柳亚子·初名慰高，字安如，后改名弃疾，改字亚子，江苏吴江人。先生系早期同盟会会员，清末革命文学团体——南社的创办人与领导者，民革的创始人之一，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革命者，也是研究南明史的专家。因与毛泽东诗词唱和而闻名遐迩。

柳亚子

1887—
1958

自述

柳亚子◎著 文明国◎编



一別重逢廿五年
坐看滄海變
華田儘多舊侶
紅襟社誰向
堪哭大千

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

可均英弟

柳亞子

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人民日报
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

柳亚子自述

柳亚子◎著 文明国◎编



1887—
1958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亚子自述 / 柳亚子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5115-0787-7

I. ①柳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柳亚子(1887~1958)
—自传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7319 号

书 名: 柳亚子自述

作 者: 柳亚子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银 河 陈志明

封面设计: 陈淑平 梁 宇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21

印 次: 2012年1月 第1版 2012年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787-7

定 价: 38.00元

柳亚子

代序

郑逸梅

郭沫若评柳亚子：“是一位典型的诗人，有热烈的感情，豪华的才气，卓越的器识，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。他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，维护南社达二十余年之久，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，都起着积极作用。”亚子是江苏吴江黎里镇人，生于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。父亲钝斋、叔父无涯，都学养有素。他崭露头角，当然溯源于家学。至于个性的倔强，他自己说是“遗传于父亲者为多”。母亲费漱芳，曾从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丸如读书，《诗经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都能熟练背诵，所以亚子又得力于母教。他名慰高，字安如，读了西方名著《民约论》，改名人权，字亚卢，以亚洲的卢梭自居，亚子的取名，即从亚卢而来。更慕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为人，又袭用弃疾为名，复号稼轩。顾青瑶女士为他刻了“前身青兕”四字小印，更以青兕为别署。

他十七岁，入上海爱国学社，从蔡元培、吴敬恒、章炳麟、邹容诸人游，始谈革命。十八岁，入金天翮所办的自治学社。

十九岁，与冯绍清发起苏苏女学于苏州。二十岁至上海，由高天梅、陈陶遗、马君武、刘申叔的介绍，入同盟会，复以蔡元培的介绍，加入光复会。主办健行公学，发行《复报》。秋天回到家乡，和郑佩宜结婚，伉俪甚笃，且刻了“佩宜夫婿”的印章。二十三岁，与高天梅、陈巢南、朱少屏、姚石子办南社，以文学倡导革命，犄角同盟会。初仅十七人，一直发展到了一千一百多人，成为大规模的文学革命集团。他自称为“革命军的马前卒”（按邹容亦自称“革命军的马前卒”）。民国成立，由雷铁崖介绍，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，没有数天，便托病辞去。历主上海《天铎报》、《民声报》、《太平洋报》笔政，以敢言称，尤其在《天铎报》署名青兕，更为锋利。丁父忧归乡，沉酣典籍，网罗吴江人所著的书，达千余种。辑《吴江县志》、《分湖全志》、《分湖诗文词徵》，都刊印成书。后与邵力子、陈望道、叶楚傖、胡朴安、余十眉等创新南社。三十八岁，国民党改组，入了国民党，组织吴江县党部，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，出席广州二中全会，忽然有所感触，拂袖归隐。军阀孙传芳借端要逮捕他，缇骑四出，到他家里搜查。他匿在复壁中，瞑目待尽，默成一诗：“曾无富贵娱杨恽，偏有文章杀祢衡。长啸一声归去也，世间竖子竟成名。”结果未被发觉，得以脱险。即化名唐隐芝，逃到上海，编《苏曼殊全集》。四十一岁那年五月去日本东京，住乐天庐。过了一年归国，把所写的诗篇，取名《乘桴集》，刊印出版。抗战时期，他流浪重庆、桂林、香港，自比行吟泽畔的屈原。有一位画家便把亚子作为模型，画了一幅屈原像，亚子非常喜欢，郭沫若曾草《今屈原》一文，收在《天地玄黄》集中。

他潜心南明史研究，搜集了很多和南明有关的典籍，钱杏邨、谢刚主又提供了很多资料。他写了《南明史料书目提要》，经过兵燹，又写《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》，这许多都收入在他的《怀旧集》中。他一方面埋头故纸堆中，另一方面也关心国家大事，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全面抗战，反对蒋介石的阴谋发动内战。他电蒋方中央党部，有云：“中枢负责当局，借整顿军纪之名，行排除异己之实。长城自坏，悲道济之先亡；三字埋冤，知岳侯之无罪。舆论沸腾，市民切齿，而当事者无悔祸之心何也？”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。他在重庆时，和毛主席有过二次交往。解放后，应毛主席的邀请，前往北京，在途中他有一诗：“六十三龄万里程，前途真喜向光明。乘风破浪平生意，席卷南溟下北溟。”及和毛主席把晤，更有“二十三年三握手，陵夷谷换到今兹”的诗句，都足以表见他对新政治、新社会喜悦的心情。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，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。中央曾派一位警卫员李全然，为他服务，非常周到。亚子有诗：“此是人民新战士，老夫耄矣合低头。”他住居颐和园中，常和叶剑英、邓小平、董必武、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往还，且作诗赠给他们。

他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，照旧历算，恰为五月初五端午节，屈原投汨罗江，也是这一天。南社同社赵赤羽有诗挽他：“年年屈原节，凭吊共端阳。”他的夫人郑佩宜直至一九六四年病歿。所有遗书六七万册，字画文物，如文嘉的《垂虹亭图卷》、文伯仁的《石湖草堂图卷》、太平天国极珍稀的文献，及他自己所用的印“列宁私淑弟子”、“礼蓉招桂之龛”等若干方，

都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及苏州博物馆、北京博物馆。他平素保存的所有信札、诗笺、传单、说明书以及种种票券，有数十筐之多。他的姨甥徐孝穆为之一一整理，归于公家。子锡初，号无忌，师事万继长，万也是南社社友。女无非、无垢合著《菩提珠》一书，解放后，又为父编《柳亚子诗词选》，一九五九年，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所选的诗词，自一九〇三年起，至一九五一年止，仅《磨剑室诗词》的一部分。亚子还有义女三人：陈绵祥、谢冰莹、萧红（真姓名为张通莹）。他所编刊的书很多，如《中华民国开国杰士传》、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、《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》、《南社丛刻》、《南社通讯录》、《流霞书屋遗集》、《陈蜕厂诗论文集》、《宁太一遗书》、《庞璧子遗集》、《陈勒生烈士遗集》、《周实丹烈士集》、《阮梦桃烈士集》、《冬花诗集》、《女弟侠侬遗文》、《女弟英侬遗诗》、《张秋石女士遗文》、《曼殊遗墨》、《曼殊全集》、《巢南先生五十寿言集》、《春航集》、《子美集》、《吴中十女子集》、《郭灵芬手写徐江蓁诗》影印本、《陈复纪念集》等。又《羿楼客籍》两册，乃来访客人的留名。以上许多书，有些募资印行，有些独资印行，耗金以万元计。听说新南社社友毛啸岑曾编写《柳亚子传》十万言，惜于四凶横行时散佚，没有发表过。

谈到亚子的性格，有和常人不同处，他既天真，又复率直，知道他性格的，都乐与之交，不知道的，有时竟受不了。他和柳非杞通讯很勤，积累了数百通，非杞拟为他编刊《柳亚子书简集》，亚子反对说：“等我死了以后再讲吧！”实则亚子的字很难认识，并不是草书，而是他自创的一种简体字和象形字，他自己说：“我写字的毛病，就是太快、太随便，倘然把一个

一个的剪碎了，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，这如何要得呢！有书画家楼辛壶批评我，说我的字是意到笔不到，此语我极佩服，但写时总是贪懒，贪快，不肯痛改。简琴斋说我是唐人写经体，恐是讲笑话吧。”亚子写信是如此，可是写条幅尺页却不然，行格气息都很好，所以他在重庆曾订润例卖过字。他又在致非杞信中，谈到他的斋名：“我的书斋名有不少，但有长用和暂用之别。譬如磨剑室，我是十七八岁就用起的，我的诗集，就叫《磨剑室诗集》，那是长用的。那礼蓉招桂之龠，是从日本回来用起的。至于乐天庐，在日本时用，回来就不用了。那活埋庵，是国军西撤后所用，将来胜利到来，或是我个人离开上海，这时活死人要自由行动，无需埋起来，自然也用不着了。”这些话，都是很风趣的。

（《南社丛话》）

目 录

柳亚子（代序）·····	郑逸梅 1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编 自 传

自传·····	3
---------	---

第二编 自撰年谱

自撰年谱·····	11
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编 五十七年

一 开场白·····	39
二 从甲申到甲午·····	43
三 从甲午到戊戌·····	63

四 从戊戌到癸卯·····	100
五 从癸卯到丙午·····	149
后记·····	190

第四编 八年回忆

一 楔子·····	197
二 抗战开始·····	202
三 活埋时代·····	206
四 哑铃式的香港·····	212
五 在颠沛的旅程中·····	223
六 最高潮的桂林·····	233
七 平乐和八步·····	242
八 重庆一年·····	255
编后记·····	263

柳亚子

自述



第一编
自传

自 传

一八八七年阳历五月二十八日（即旧历丁亥年闰四月初六日），生于江苏吴江县分湖流域北舍区大胜村。原名慰高，号安如；改名人权，号亚卢；再改名弃疾，号亚子；现在便把亚子当作统一的名号了。我的家庭，可算是一个文学的家庭。从高祖起，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。我诞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去世了，但曾祖父却健在，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爱我的，他俩是一对好心肠的老人。祖母寡居善病，常年在卧榻中，对我的感情也很好。父亲是一个秀才，研究过《说文》和《文选》，对于文艺有相当的认识。叔父是研究算学的，书法和酒量都很出名。母亲也略通文字，极爱我，却管教得很严厉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等，都是她自己教我的。

一八九八年，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大变动的一年，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时代。我此时是十二岁，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，和写洋洋万余言的史论文字了。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继去世，家庭状况变化得很利害；一方面又因为农村经济破产，地方治安

不能维持，乡间很多抢劫的事情。于是父亲便搬到同县的黎里镇上居住。以后就变成了黎里人。戊戌政变对我颇有影响。因为父亲是赞成变法的，所以我写的文章，也就惋惜谭、林，希望康、梁，而痛骂那拉后了。一九〇〇年，义和团事起，全镇的知识分子都表同情于扶清灭洋，但我和父亲却从所谓维新党的立场上，绝对反对他们（在现在讲起来，这种立场当然也是很幼稚的）。一九〇二年，我考取了秀才，思想却渐渐变化，从维新走上了革命之路。一九〇三年，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，认识了章太炎、邹威丹。威丹的《革命军》，还是我和蔡治民、陶亚魂几个人，拿钱出来帮他出版的。为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内讧和分裂，我是站在中国教育会方面的，便也辍学返乡。不多时，《苏报》被封，章、邹入狱，爱国学社也瓦解，这是我精神上很苦闷的一个年头。一九〇四年，到同县的同里镇自治学社去读书，一住两年。一九〇六年，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化学，未毕业，认识了陈陶遗、高天梅、朱少屏，被他们拉到健行公学去教书，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。同时又编辑《复报》，在日本出版，寄还上海发行。到旧历中秋，外边风声很紧，说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、拿人、封闭学校，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，于是我就逃回黎里，和我现在的妻子郑佩宜结婚去了。这样，便结束了我二十岁以前的生活。

在家里读了几年旧书，终于静极思动，一九〇九年，和陈去病、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，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。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，但实际上，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，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。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，挟着赵宋、朱明的夙恨，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，所

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。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。不过我个人，在当时，一方面崇拜人权论，自称为亚洲的卢梭了，一方面又受刘光汉《天义报》的影响，颇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铲除贫富论，已不是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能够范围我的思想了。一九一一年，武昌革命军起，我在上海，做了革命的旁观者。一九一二年阳历元旦，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，雷铁崖拉我去当秘书，终于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，不到三天，就托病逃还上海。这时候，我父亲不赞成我在上海住，对于经济方面，接济很少。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饭吃。靠了朋友的介绍，做过了《天铎》、《民声》和《太平洋》三个报馆的主笔，在《天铎报》署名青兕，反对南北议和，排击北洋军阀，风头最健。后来南京政府取消，孙中山先生退位，我觉得憋不住这一口鸟气，索性“沈饮韬精”，和苏曼殊、叶楚伦鬼混在窑子里过日子。这一年的夏天，还到黎里，阳历八月四日，父亲就去世了。家务的麻烦，幸亏由叔父照顾着。一九一三年，我忽然醉心于新剧运动，和冯春航、陆子美交际，出版了《春航集》和《子美集》。但不到几年，子美夭折，春航脱离剧界，我对于戏剧的关系，也就此终止。一九一八年，叔父去世，着我照顾他的家务。他家不住黎里，另外住在吴县的周庄镇，我常常来往两地。我还有一位姑母，是和我从小就最讲得来的，她住在同县的平望镇，我也常去望她。这时候，我还在搞南社，但搞得也有点厌了。后来社中起了内讧，我便辞去主任之职，洗手不干。此时我又在发狂的收买旧书，凡是吴江人的著作，从古时到近代，不论精粗好歹，一律收藏。这样，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，还加上其他的挥霍，渐渐觉得有“床头金尽”的感慨

起来。一九二三年，思想又起变化，和邵力子、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，我做社长，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，出版过一册社刊。一九二四年，中国国民党改组，我以同盟会会员资格，重新加入，成立了吴江县党部。一九二五年，成立江苏省党部，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。一九二六年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，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，仍负管理江苏党务的使命。这一年的五月，我去广州，出席二中全会，觉得印象不好，很不高兴，同时接着了家里的电报，说母亲在生病，于是就还到黎里，决定了消极的计划。双十节前后，孙传芳要抓我，又逃到上海来，改姓名为唐隐芝，埋头做研究苏曼殊的工作。这样，又结束了我四十岁以前的生活。

一九二七年，国民革命军到达东南，我却为了特殊的关系，谢绝了武汉、南京两方面江苏省政府委员的任命，在五月十五日那一天，亡命而去日本。仍用唐隐芝的假名，和西京名画家桥本关雪一行人，往来酬唱。《乘桴集》一卷，就是当时的产物。后来又转往东京，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头公园旁边的三间小楼内，自己挂了一块小木牌，叫是“乐天庐”。同住在那儿的，佩宜以外，有女儿无非、无垢俩。我的儿子无忌，那一年毕业清华，放洋赴美，也在这乐天庐内留住了两个月。异国的家庭，总算有所安慰。后来宁、汉合作，国内空气对我渐渐了解，一九二八年的清明节，我就还到中国来，仍在上海居住。从此一住五年，以后将成为上海的市民了。

关于我的著作，有旧诗几千首，文言文几百篇，语体文几十篇；但除《乘桴》一集以外，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印行。我编辑的书籍和刊物，有《复报》一至十一期，《南社诗文集》一

至二十二集，《周实丹烈士集》、《阮梦桃烈士集》、《邵亚云流霞书屋遗集》、《陈蜕厂诗文词集》、《宁太一遗书》、《庞槩子遗集》、《陈勒生烈士遗集》、《孙竹丹烈士遗事》、《春航集》、《子美集》、《迷楼集》、《乐国吟》、《迷楼续集》、《吴根越角集》、《新南社社刊》、《新黎里半月刊》、《三五半月刊》、《曼殊全集》、《曼殊余集》、《曼殊遗迹》、《张秋石女士遗文》、《女弟侠依遗文》、《女弟英依遗诗》等，共计二十余种。没有出版的，内中也有五六种吧。

平凡而落伍的我，在世上虚生了四十六年，（照中国旧习惯计算）本来哪里有做自传资格？承神州国光社编译所的不弃，厕我于中国现代名人之列，要我写一篇自传出来。我起初写了篇文言的，恰值无忌从欧、美还来，给他一看，他说这是行述，不是自传。于是又另起炉灶，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，究竟象自传与否，我也不得而知了。

（一九三二、九、一五于上海）